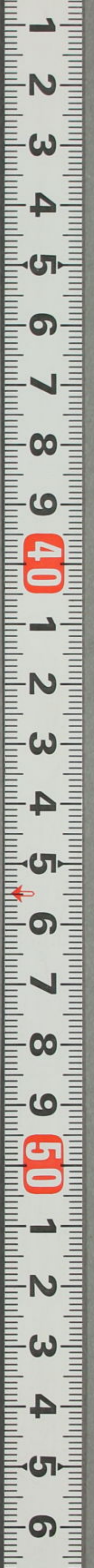




論語疑辨



□ 12
3078
2



門 12
3078
2

論語疑辨二

京師森木久明耀

公冶長

疑魯無君子者魯國出聖人者以知其賢多於
他邦

辨曰魯鈍也謂子賤之質夫魯鈍者誠篤守
事堅固所謂參也魯故其守約者也子賤之
為人也亦質魯其守事堅固故夫子知其取

論語疑辨卷二

〇一



言言矣
友也篤故其輔仁也大而得君子之德者也
推謂其事曰庸人苟取其友故有便辟善柔
便佞之損矣若人魯鈍固取友於直諒多聞
之益如無可取君子者則不可取以會焉無
焉二字最分明如以魯為魯國則魯字當在
無字下矣又魯字當在者字下矣聖人誘人
必因其材子賤之魯也退故進之曰君子哉
子貢之敏也荒故退之曰瑚璉也魯言贊魯

明矣前章記聖人取人寬此章記聖人誘人
審所以宰我之次章詳編論語者之叙篇精
久明之合為一章也

疑斯焉取斯集註云上斯斯此人下斯斯此德
何以不取

辨曰一則以文字其義同而所指者異也如
為下斯斯此德則不得不為見魯之多賢然
則魯國多賢是以子賤得取君子之德此言

魯多賢者重而君子哉之稱輕矣不可記謂
子賤曰而可記謂魯多賢曰上曰君子者下
曰取其君子者謂君子之德之證也其取以
勿友也故耀解云上斯猶則也下斯指朋友
是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行
者也無有之對不可以多對焉
疑子貢問曰賜也何如之章與前章一時而其
事自別以為一章

辨曰此章雖前後其事異賜也何如之言承
前言發斯一時之論一時之論而有可分別
者在陳絕糧之章色斯舉矣之章是也此欲
述聖賢之言語先記其事而其事自與前言
異者也此章子貢問前言而言與第七篇子
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之問類若此二問無
前言則不可知所以發問焉又前節聖人進
子賤之魯鈍之言後節聖人退子貢之荒之

言斯進與退相對故合為一章此篇凡二十

五章

疑樂人以口給樂當也給辨也時人以為賢之
口才若防樂人之甚時人以為賢之無
辨曰以樂為當以給為辨皆不正訓時人以
彼為賢孔子明佞之不賢故曰焉用佞焉得
其言之不甚解云樂拒也給足也言防樂人
以口辨莫所不至矣

疑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顏子上
知之資生知之亞故即始而見終子貢中人
以上之資學而知之之才故因此而識彼
辨曰集註所謂即始而見終以為知之盡矣
所謂因此而知彼以為其所知有限然而其
聞始以知終與聞此以識彼若無知十知二
之經文何以別乎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
能行焉雖聖人亦有所不知不能焉故舜好

問而好察通言孔子入大廟每事問此生知
 安行之聖人之事與聞始以知終聞此以識
 彼亦何為階級乎故解云一事之始十物之
 多二一之次曰十曰二非決定數者
 疑子曰始吾於人也胡氏曰子曰疑衍文不然
 則非一日之言也以重出於半也
 辨曰君子日孜孜斃而後已宰我自棄不能
 以志帥氣故夫子再言以深責宰我之急情

故記者加子曰更端者也上節云於予與何
 誅此決斷一節之意之辭亦可更端之也
 上節加於予與三字以決意下節亦加於予
 與三字以決意此夫子一日再警戒之言而
 記者以子曰更端
 疑始吾於人也今吾於人也二人字暗指宰我
 始未見晝寢之往今見晝寢之後皆暗指宰
 我之事

辨曰宋儒以為聖人聽明非待是而後能改之者何聽斯信其行乎故諸儒以二人字為暗指宰我久明以為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又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聽其言而信其行斯聖人寬宥之心豈偽其所無乎既上言人而後下言予人與予自相分上二句未改時今吾以下二句改之也是二人字汎指眾人也

疑聞其言而信其行聞其言而觀其行言行四字謂善言善行

辨曰觀字以知之聖人見賢思齊焉唯欲觀其善行而已君子為人之善惡稱人之惡者既聽善言不逆詐不億不信寬弘之德信其行亦善矣若其惡言何以察其行哉其惡行何以觀之哉既觀其善行則知惡行矣故云言行四字謂善言善行

疑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性與天道天下之至道夫子之極論不可躡等而教之故夫子罕言學者不得聞者多矣

辨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之人道也欲仁斯仁至矣道焉得不教子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立也又曰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夫子奚為不議哉曰不可得而聞也其言急非罕言者與子貢既

聞之而後言之然則子貢滿得聞其至論也其未聞之時其然若性與天道天下之至道夫子之極論而子貢之德亦既得聞聖人之至論豈言之然乎久明以為夫子僅言性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其言性亦輕非夫子之至論明矣其不可得而聞者恐人聞性之善則安以廢學聞天道之流行則馴以悔天至於其怪力亂神則惑以害於道焉子曰予所

否者天厭之天厭之是天生德於我也又曰
 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是天之未喪斯
 文也又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
 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又曰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此儀封人
 所謂天將以夫子為木鐸也子曰獲罪於天
 無所禱也五語皆畏天命也其天厭之與知
 我者其天乎與獲罪於天畏天命而不怠也

桓魋其如予何畏天命而悅也匡人其如予
 何畏天命而安也所以天之不可馴以侮也
 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
 哉是言天道也其言亦輕非夫子之極論著
 矣

疑子貢曰夫子之文章之章孔門子貢之穎悟
 次於顏子故能察而記之可自以為一章而
 已矣

辨曰公冶長一篇宰我之所記其為序次詳矣自首章至下子路有聞之章皆言孔門弟子之才自子貢問曰孔文子之章至子曰甯武子之章七章言列國大夫之賢否次之記子在陳曰之章者愛上文之人才而分別下三章自子曰伯夷叔齊之章至子曰巧言令色足恭之章言古今名聞者之真偽自顏淵季路侍之章以下三章記夫子之事以終篇

以夫子之文章之章為一章則此章夫子之事而可列於末三章何為列門弟子之中而擾其次第哉上章不欲與欲性也恐隨性而安則廢學故孔子警之子貢深察夫子誘人之事詳言之以明不如好學矣故合為一章疑何如其知也當時以文仲為知故孔子明其不真知辨曰未見當時以文仲為知之證證何如其

知也一句而已矣不可以正證當時為知也
君子為人之美不為人之惡何以微顯之善
聞幽之惡哉故以為文仲之於魯國也與聞
國政不無知也然而諂瀆鬼神欲趨福避禍
之故而不知有名分紀綱故夫子歎曰何如
其知也

疑邦有道則知集註云當文公有道而武子無
事可見此其知之可及也

辨曰春秋僖公二十五年衛侯燬卒即文公
也二十六年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速武
子之父也古者公族世大夫父死而後子繼
之甯氏衛公族時文公已卒父猶從會盟則
武子未事文公者也其不避艱險卒保其身
以濟其君之前後暇事是有道也不待求他
證焉

疑巧言令色足恭足過也首篇言巧言令色而

不言足恭求媚者必過莊恭於實也

辨曰太戴禮曾子立事篇云足恭而口聖此以口對足斯手足之足也表記云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是故君子貌足畏也色足憚也言足信也此亦連言色足三而以足為貌也巧言諂也以言語言令色媚也以顏色言足恭邪媚誠於中形於外其形先足是以立不正焉以容貌言若以足

為過則巧令與足恭何以別乎解云謂踧踖不正猶恭敬踏踏

疑已矣乎恐其終不得見內自訟者而已歎之辨曰文武之道在人待其人而後行其人亡則道不行以歎其志不可成而已第十五篇云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與此章同意矣乎二字最重矣豈特歎未見乎又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又曰吾未見

剛者又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其言未見不復夢見者皆欲見之辭也其憂未見其人不得夢見周公者歎道不行也何為徒憂乎故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又在陳曰歸與歸與聖人歎道不行深矣

雍也

疑不貳過之貳以為重也

辨曰哀公問獨以好學孔子亦對以好學不

遷怒不貳過二句好學之符驗其意輕於好學焉二句同謂惡而已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夫子曰過則勿憚改君子焉得無改改也者非使未嘗有之者然也過也者非求而為之者於其一過何不再發也故曰怒人惡也人改而善則其怒止而好其善不使其惡遷怒於後是惡人惡也顏子好學以無惡故曰改已過也速而不置何過其

重覆是惡已惡也

疑不幸以為當時之不幸

辨曰以今也應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

其政息知顏子之死為當時之不幸

疑在汶上矣以汶水為魯地

辨曰左氏傳云齊人嘗歸我汶陽之田水北

曰陽水南曰陰齊北魯南汶陽之田尚魯地

况汶水乎大明一統志云山東兗州府汶上

縣春秋時為魯中都地家語云孔子初仕為
中都宰註中都魯邑是非齊地也此唯遠違
之非謂捨魯以適齊也

疑自牖執其手集註牖南牖也

辨曰集註引禮喪大記寢東首於北牖下疏

若君來視之時則暫時移向南牖下東首令

君得南面而視之故云南牖也仁山金氏曰

北牖之牖字誤當作墉蓋室中北墉南墉墉

墻也其說詳矣本文不分南北特言自牖唯
自室之南牖之明處視之而已子路無臣而
為有臣尚孔子以為欺天曾子寢疾聞童子
之言猶舉扶易簣古人由義守正如此伯牛
以德行稱其將死豈以非禮待師乎孔子亦
當待君之禮豈默無正之乎

疑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而有二字
辨曰我因古註以文意穩也諸儒以惡美色

言或以而字作與字或疑而字為不字或以
而有二字為衍文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斯羞
惡之心焉惡美色可惡好美色而惰於禮義
者而已故曰美色人之所好而多遇於菑者
尚必不免於菑矣夫佞者惡人之善善人之
惡其害甚矣而當時尚佞所以夫子深惡佞
而言之也其慨歎在今之世二字矣曰有宋
朝之美亦惡佞之言也

疑問之生也之罔

辨曰罔亡也順四端而行斯直道亡其直道則非人也

疑知之者好之者樂之者之淺深

辨曰中庸云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可以證此章故耀解云而至成功者不如而成功者

之速言カナルニ雖及其成一於其始有先後故於其

終亦有遲速耳此使學者勸勉強學問而警

戒自棄非所以古之學者自強而不息者也

若自強而不息而不能則息於知之好之者

與之乎斯苗而不秀秀而不實者豈息於知

之好之乎又所以為教者疎

疑中人以上以下以尊卑言君子小人在其中矣

辨曰若不可語形上之道於中人以下則有
終身不可語矣道不遠人人之爲道也何以
不可語哉故以語上之上爲上於人之禮樂
禮器云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
士三尺又云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
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之類以語於
中人以上則益其行矣君子寬洪儉讓素其
位而行不願乎其外可以語上也中庸云非

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小人爲私欲所
蔽而終不奪不廢故非止其言難入有僭竊
之弊季氏八佾旅於泰山三家雍徹之類故
孔子作春秋孟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
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孟子又曰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巨弑其君者有之
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君子仁以
爲己任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春

秋亦上於人之禮樂天子之事君子學以致
 其道學而優則仕是亦為仕矣其為為仕竭
 不讓師之仁人以為僭是故孔子曰非我者
 其惟春秋乎亦所以不可語上也
 疑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無從之於井中之理
 復切於救人故使君子者往救之然而使君
 子者苟不可陷也
 辨曰君子指宰我所謂仁者言其不言仁者

而言君子者宰我之問罔仁者之言故更言
 君子以示仁者寬大厚重如愚而不愚君子
 可欺以詐之其效以可逝也不可罔以愚之
 其效以不可陷也
 疑約之以禮博學而不以禮節之則至於汙漫
 復畔於道也
 辨曰文者古聖賢之方策也禮者所載其方
 策之制度文為也若約其博學以禮則古聖

賢之制度文為之外又有禮乎顏子曰博我以文以知言即博學於文也又曰約我以禮以行言即約之以禮也故耀解云之指行疑予所否者天厭之夫子有見其小君之禮以見之而子路不知故曰所否者

辨曰夫子寬大之德不為已甚又以已不忘天下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互鄉難與言門人惑之意其見義若其義焉得不見子路之

不說南子淫亂之人也如非淫亂之人焉不說而無所事有見小君之禮子路不知矣子路勇者卒然言或拒焉夫子知言難入故與之矢言斯與天生德於予同意故以天厭之之之為見南子之事

疑中庸之為德也中庸道德之名

辨曰學問之弗博審弗措也思辨之弗慎明弗措也行之弗篤弗措也古人尊道也深故

學之也切其信之也篤故行之也敏其慮之也遠故記之也詳雍也篇冉有之所記其次第節目之明且盡非後人之所能及也此篇前六章冉有門人之所加記也自第七章以下冉有之所輯錄也言人之賢否八章各有因循焉有序次焉自第七章以下三章愛三子之賢才也第十章記已不賢者分上下之人才斯謙而方人之事躬自厚而薄責於人

則遠怨之方是亦冉有之才孔子曰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又曰求也退故進之猶欲明其分故次其二賢也先子騫而後顏子以夫子之言分辨人才其言先質勝文而後文勝質故次其列國大夫也先孟之反而後祝鮀宋朝然次其孔門弟子也先子夏而後澹臺滅明夫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又曰如用之則吾從先

進其文勝質孰為質勝文之賢焉其先子夏
之文勝質而後滅明之質勝文亦欲明其分
也第十五章責已自棄也第十六章權量人
之長短澹臺滅明孟之反質勝文者也子夏
子游祝鮀宋朝文勝質者也子騫伯牛顏子
文質彬彬德行君子者也所以冉有之分別
上下也其第二十七章將終此篇故記此言
明賢者過之不賢者不及中庸之人才難矣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中庸即
中行明矣孟子所謂中道是人才之名也故
中庸云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耀解云
庸用猶行也

述而

疑誨人不倦倦猶疲也此與厭字相應
辨曰第十九篇云孰先傳焉孰後倦焉後上
聲以後字連凡事先於人則終疲焉後於人

而未發端焉得疲又疲非倦字之正訓故解
云倦懈也教誨人而不怠倦其意是好
疑是吾憂也聖人自謙以教入集註云聖人猶
憂况學者乎

辨曰子曰過則勿憚改何以不善不能改哉
又曰見義不為無勇也何以聞義不能從哉
又曰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
也又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立者焉不如

立之好學也又曰主忠信何德之不脩學之
不講哉久明以為吾憂非夫子自憂四者憂
有自暴自棄者也又見前章承前起後言教
明矣

疑甚矣吾衰也之章首章竊比於我老彭之微
也

辨曰此第四章第一章默而識之之貌第六
章第二章學而不厭之事第七章第一章誨

久不倦之事唯第五章與前後章不相應又
 微子篇末章周公之訓戒與周之多人耳
 當有孔子斷之之言故以為此章錯簡當在
 下論第八篇末章之後
 疑據於德之德為有德之人

辨曰仁者何也天下之道德也德者何也行
 其仁義禮智而成也集註云守之不失與無
 終食之違亦何以別乎故曰德有德之人據

於德所謂就有道而正焉是也以德為有德
 之人則志於道據於德以知言者也依於仁
 游於藝以行言者也又證首章竊比
 疑執鞭之士之士為事

辨曰執鞭卑賤之事為以人指則其職似重
 焉又以士為事則雖字最穩焉

疑云爾之爾以為如此

辨曰與若聖與仁之章可謂云爾已矣類以

為如此

疑好古敏欲擷學而得之大使學者勉之故曰

敏

辨曰此敏字斯非聰敏蓋其德愈盛則其心愈下聖人豈自驕於其才以為聰明乎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凡人於其所好也必敏速是以夫子自言好學之驗耀解云好學古聖賢之前言往行故敏於喻之

疑桓魋其如予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已夫子不以聖自居者乃平日謙已之心此以道德自處者遇患難故自信以慰門人亦以警戒強暴也

辨曰桓魋暴人也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時孔子旅人也魋如欲殺之何憚之有桓魋宋公族權臣也無嚴人惡聲至必反之孔子聖人也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未免其難

之前何固必慙不害已哉不知命無以為君
子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未免其難之前
何犯不知天命而不畏之小人必反之之當
害哉桓魋其如予何與匡人其如予何自別
焉桓魋一暴人也其害至將急匡人衆人也
又非拒夫子以害之者警戒之必化是夫子
患難中之言也故記其事曰子畏於匡曰此
章唯曰子曰夫夫子之仁欲行道於天下之

心至矣故曰甚矣吾衰也又曰已矣乎吾未
見或說漆雕開之未能信或樂閔子子路由
有子貢侍側此章已免其難故悦文武之道
未墜於地後死者得與於斯文樂天之未喪
斯文以生德於予曰吾免於患難天命也桓
魋其如予天命何所以予得免也其悦之也
切其樂之也至故以天言猶惜顏淵之死曰
噫天喪予

疑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之章聖人固不可得而見豈無君子善人有恒者乎此見夫子思人才之深

辨曰此章非言無人才歎人才之難得也可僅可而未盡之辭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又歎南宮适之言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又曰君子哉蘧伯玉豈可言無君子者乎故曰斯可矣子曰善人爲邦百年又曰善人教

民七年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皆唯設言其事而未嘗指其人焉是不見善人之一證也當時聖人固不可得而見故曰吾不得而見之矣善人亦曰吾不得而見之矣是不見善人之一證也善人雖自不爲惡不踐迹之蔽也不能久而不易已不能守而易則不善人也是不見善人之一證也張氏曰善人者志於仁而無惡何置夫子

謂善人之言而求他哉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其蔽也不能固守焉得經年曰七年曰百年
示其終不戒也此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亦
示無可為善人者也

疑知之次也言不待聞見而生知之次斯謙辭
辨曰是非之心知之端也生知即良知之至
也非學其是非於先覺而後是非從聞見而
自是非者也故中庸云或生而知之或學而

知之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
次也其從聞見而直是非者生知也聞見事
物以學問其是非於先覺而後是非者學知
也子入大廟每事問舜好問而好察邇言豈
有不待聞見而先知乎孔子曰舜其大知也
與夫孔子舜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之大聖
稱天下之大聖之大知天下之大知也而其
言不過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

兩端用其中於民之「言則天下之知豈有以加於此乎而其問察邇言其德愈盛則其心愈卑故好學不耻下問久明以為生而知之自生知而學問者也擇其善者豈徒哉此言無不知而作之者斯知斯不知其知之明故耀解云次次第也連言知識之次第以示不妄作故曰從之識之而未有所作為之辭疑與其進也一節不用錯簡闕文之說

辨曰凡經傳觀之其意味悖於道義則為錯簡闕文之論不得已也其潔已以進與其潔也亦與其進也其與其進也亦以潔已也使入潔以下十四字在與其進也之前則與其潔也與其進也言敷衍也是不可更一也其與其進也以下十二字議使童子見也其人潔以下十四字論汎待衆人之道也故不用錯簡闕文之說

疑莫吾猶人也言言之易故以莫為疑辭

辨曰莫吾猶人也一句未有上下可為疑辭

者焉亦未有以莫為疑辭者凡人有資質喻

於言辭猶小人喻於利雖聖人亦所不能者

也聖人何肯吾猶人哉聖人亦何不謙文猶

入哉

疑溫而厲威而不猛以色言貌分別之

辨曰子夏曰君子有二變望之儼然即之也

溫聽其言也厲即之也溫以色言故以為其
 色溫和而其言辭嚴肅望之儼然以貌言故
 以為貌威嚴而不勇猛以容貌之可畏言人
 望畏之也故恭而安以與人交之禮容言其
 恭敬人以為誥也其謙遜可知唯盡禮讓以
 內省不疚心廣體胖集註只以容貌言則溫
 而厲溫中有嚴也威而不猛嚴中有溫也威
 而安亦嚴中有溫也威而不猛恭而安二事

何以辨別

泰伯

疑三以天下讓

辨曰春秋左氏傳僖公五年宮之奇曰泰伯
虞仲大王之昭也泰伯不從是以不嗣是知
泰伯大王之長子當立者虞仲亦大王之仲
子逃者也大雅皇矣云帝作邦作對自太伯
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

慶載錫之光受祿無斁奄有四方是知泰伯
王季之兄而兄弟相謙讓之厚德也魯頌云
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至
于文武纘大王之緒致天之居于牧之野太
雅縣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
岐下孟子曰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
事獯鬻是知大王之仁智也其大王實始翦
商謂周家翦商之業始基乎大王之時積德

遂至於武王有天下爾中太王遷于岐在小乙
 之世歷高宗之中興祖庚祖乙祖甲百餘年
 殷道未衰也集註何以爲商道寢衰當殷道
 未亂之日萌翦商之心大王之不臣在其操
 下乎孟子曰太王事獯鬻詩云來朝走馬率
 西水滸至于岐下豈太王有翦商之心乎自
 泰伯逃于吳至於武王始代商百有餘年泰
 伯安能逆知紂之無道武王翦商以有天下

也太王未固有翦商之心也泰伯未有二以
 天下讓之事也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周家有
 天下之業始基於太王泰伯之時也泰伯逃
 于吳周家三世武王未有天下猶泰伯直歷
 三世以天下讓于周言其讓大也集註引儀
 禮以註二讓惟禮數非實事也若儀禮三讓
 則三字在天下下讓字上可也而三字在以
 字上故以三爲王季文王武王三世其文以

穩焉至於武王有天下故夫子追稱其德以天下之大何以禮數虛事哉

疑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此章言大臣之才德節操故集註云可謂君子矣

辨曰若夫可以託寄六尺之孤百里之命臨大節堅固者雖曰未君子天下之人必謂之君子矣豈待曾子之言而後謂君子乎出辭氣斯遠鄙倍矣曾子豈為無益人道之空言

乎記論語者亦豈取無益教誨之虛事乎又不可謂選任大事者之道必取有此才德焉為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凡人不能兼才各有所長故君子及其使人也器周公謂魯公曰無求備於一人言文武之政待其人而後行欲得若人唯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誠可任於大事矣故加人字人更有所指者也

第五章君子在上之道以類在上者必求備
 於一人之事第六章君子學以致其道之事
 以起君子人與二句第八章言君子之德重
 大以結君子人與二句是記者之微旨復以
 君子為志士仁人之證與
 疑危邦不入以在外者言已仕者無可去之義
 故曰守死善道
 辨曰篤信守死即不至於穀也守死善道所

已仕於危邦者之義故以危邦不入次之此
 記者列章之意然而文不相蒙故裁危邦以
 下以為一章猶第二章裁君子以下為一章
 是以不記為其言者一焉吳氏曰君子篤於
 親之章乃曾子之言也亦有據與久明以為
 此篇乃曾子門人所記故君子篤於親危邦
 不入二章蓋曾子之言而門人傳誦之未加
 曾子曰者也十六章孔子之言其中七章言

聖賢七章曾子之言其中一章曾子有疾之言爲曾子門人所記之一證凡二十三章篇首奉伯之德篇末堯舜禹武之德此一手一篇而不雜也章次第一第二孔子之言故加子曰第三其師曾子之言故直記其言第四第五異時曾子有疾之言故加曾子二字六七八各異時之言故加曾子曰以更端自九至十四孔子之言第十五曾子之言故亦直

記其言與又第一編奉伯三以天下讓故以恭慎勇直不能無禮次之第二以禮法四者故以民以君爲則曾子之言次之第三始記曾子之言故類以至第八各爲序次詳矣第八言學者力行故以孔子言學者成功之序次之第十五承上孔子言好學善道堅固而記曾子言君子出處去就之義以起下言素其位而行所以爲曾子門人所記也

疑子曰師摯之始之章賢人之德以輯於此與
 辨曰此篇古賢聖帝王人君而師摯當時賢
 人與上下人品不相類又上下未有言樂者
 微子篇第九章記時正樂不行樂官其職虛
 散之四方者必有孔子或門弟子斷之之言
 而亡矣其章首云大師摯適齊此章錯簡當
 在下論第八篇第九章之後此章獨言摯而
 不言干繚缺方叔武陽襄以摯樂官之長也

疑巍巍乎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以為民所
 可名者

辨曰既以民無能名知堯之德之廣大何有
 其所可名者哉民無能名則不可以知蕩蕩
 乎廣遠之德焉其廣大如無德而觀其跡有
 成功文章巍巍乎其有煥乎其有文章之廣遠
 矣堯也不無德之形乎外者也既曰巍巍乎
 唯天為大又曰巍巍乎其有成功也與其二

其有以見徵蕩蕩乎德也

疑於斯為盛斯指周室盛亦指周室

辨曰夫子之時周之末世故曰斯周室人才

多於唐虞故曰盛不曰盛於斯曰於斯為盛

故以為指周室一章之主意在才難一言矣

故亦以為指周室

疑其可謂至德也已矣周之德足以代商尚不

取而服事焉可以為至德矣

辨曰或曰宜斷三分以下別以孔子曰起之

而自為一章宜矣上謂人才之難得下一節

以為文王之至德天與之民歸之其盛足以

代商尚不取而服事焉一章之中上下支離

矣久明以為此章言周之至德也已矣中庸

云文武之政布在方策是也為政在人其人

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不可以不得

人才也其才難唐虞之際舜之王於天下也

尚_レ有_二臣五人焉周當_レ未有_レ天下_一以服事_レ殷之
時而有_レ亂臣十人是得_レ賢才之難於周為_レ盛
以攝_レ至德也服事_レ殷一句受唐虞之際一句
言

言人問之故也... 尚_レ有_二臣五人焉周當_レ未有_レ天下_一以服事_レ殷之
時而有_レ亂臣十人是得_レ賢才之難於周為_レ盛
以攝_レ至德也服事_レ殷一句受唐虞之際一句

今者



